

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

◎赵海菱 著



文史哲博士文丛

齐鲁书社



文史哲博士文丛

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

◎ 赵海菱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赵海菱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8

ISBN 978-7-5333-1851-2

I. 杜... II. 赵... III. ①杜甫 (712~770) —人物研究 ②杜诗—文学研究 IV. K825.6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6617 号

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

赵海菱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开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851-2
定 价 23.80 元



赵海菱 1966年12月生,山东聊城人。198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隋唐五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唐宋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学术专著《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中华哲理句典》等6部(含合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序

张忠纲

美国文化学家莱斯利·A·怀特曾在其《文化的科学》一书中指出：“我们从未听说过，在文化系统或是在其他任何一种系统之中，有什么东西是从空无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事物总是导源于另一种事物。”被后世称为“诗圣”、“集大成者”的唐代大诗人杜甫，被闻一多誉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的杜甫，他的巨大成功亦同样不是“从空无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对前代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接纳与扬弃的结果，正如歌德所说：“每逢看到一位艺术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汲取了前人的精华，正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要深层研究杜诗，要公正评价杜甫，就必须将他放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系统中进行立体考察。

杜甫及杜诗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诸如杜甫生平行迹之考辨，杜诗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之分析，杜诗的分体、分类、分阶段、分地域之探究，杜诗学的异军突起等等，均有突破性创获。不少学者业已注意到，杜甫的杰出成就是他“转益多师”的结果，他的哲学思想、他的审美趣味、他的艺术形式，皆与他“读

书破万卷”的长期积累与储备密不可分。我培养博士生，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杜甫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这个课题又按历史阶段分若干个子课题，而赵海菱博士则承担其中“杜甫与汉代文化传统研究”部分，并以此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论文如期完成，并顺利通过了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杜诗学的三大理论范畴——‘诗史’、‘诗圣’、‘集大成’，均与 cultural 传统密切相关，两汉文化对杜甫的影响尤为重大，但目前学界对此少有涉及或缺乏系统性考辨，赵海菱同志撰写的论文《杜甫与汉代文化传统研究》具有开拓性及补阙之意义。该论文相当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汉代文化传统对杜甫的影响，思路开阔，结构合理，重点突出，颇多新见，资料翔实，论证有力。论文对杜诗中的汉乐府、《史记》、《汉书》及《后汉书》之出典辑录以及关于“诗史”之文化意蕴之阐释等，尤见功力，表现出作者具有很强的独立科研能力及深厚的朴学素养。”赵海菱于2004年6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海菱继续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她认为，尽管杜甫也曾对道、佛两家表现出某些兴趣，但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着杜甫精神世界的主导地位，儒家文化传统对杜甫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原来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她又开始了艰辛的资料搜求和理论思辨工作，经过近三年的充实与提高，终于撰成《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这一专著。大著付梓前，海菱向我索序。通读全稿，我欣喜地发现，该书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一）宏观与微观并重。本书在深入研读杜甫诗文以及与之相关的先秦两汉儒家文化典籍的基础上，结合先秦两汉及唐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运用文化学、社会学、接受美学等知识与方法，通过分析、归纳，总结出儒家思想传统、儒家诗学传统、儒

家审美传统、儒家以史经世传统、儒家士文化传统等对杜甫思想及其创作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各个“传统”之间,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造就了杜甫与杜诗的海涵地负般的博大精深。作者在从宏观立场确立杜甫于儒家文化传统坐标系中重要位置的同时,也致力于对杜甫及杜诗进行微观察及论辩。如对杜甫的“忠君”究竟如何评价问题,作者标举大量事实,证明杜甫之忠决非愚忠,亦非一以贯之的孟子式的直忠,更非汉代董仲舒式的“君权至上”,作者指出其中存在着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比如在安史之乱初期,他从维护大一统的观念出发,常为王者讳;后来,诗人对自身、友人及国家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之后,他开始明言君王之过失;而到了生命垂暮之年,他更加直言不讳,对玄、肃、代三朝皇帝都有所批判,呼吁“君王”要容“直臣”,表现出远远超越汉儒之上的实践理性。(二)求实与创新共存。作者在阐述每一论题前,总要尽可能全面地阅读前人及今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本着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态度,力求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比如关于杜甫的“新题乐府”,人们常想当然地以为,“新题乐府”是杜甫的独创,作者指出,自立新题,并非始于杜甫,魏及南朝齐、梁、陈之世,每有诗人自创新题之乐府,如曹植、鲍照、梁简文帝等人多有创制。到了唐代,在杜甫创作“新题乐府”之前,许多诗人也在延续这一传统,如王维之《老将行》、《洛阳女儿行》、《桃源行》、《燕支行》,李白之《笑歌行》、《江夏行》、《横江词六首》、《静夜思》、《黄葛篇》,高适之《九曲词》、《大梁行》,等等。作者对杜甫所创作“新题乐府”的数量问题,也提出了不同于一些名家的看法,她认为,并非只有呈现出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和场面的客体化的作品,才是“新题乐府”,那些自述诗人战乱漂泊生涯中所见所闻所历的篇章如《发秦州》、《石龛》,

以及一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咏物诗如《石笋行》、《杜鹃行》等，也无妨称为“新题乐府”。同时，作者认为，杜甫的有些诗篇如《三绝句》，名曰“绝句”，实亦“乐府”，并引明王世懋《艺圃撷余》云：“绝句之源，出于乐府，贵有风人之致。其声可歌，其趣在有意无意之间，使人莫可捉着。”及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所云：“世以乐府为诗之一体，余历考汉、魏、六朝、唐人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近体、排律、绝句，乐府皆备之。”此一崭新论点，虽非尽当，可谓一家之言，充分表现了作者勇于探索和敢于创新的学术勇气和胆识。（三）亦史亦论，寓论于史。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对论题进行历时性的探讨与研究，视野开阔，概括宏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逻辑性强。既有完整的结构，又有大致一线贯穿的清晰脉络。总之，该书堪称杜甫及杜诗研究之力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赵海菱大学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师从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吴熊和等名师。随后考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攻读隋唐五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当时各位任课教师都对她的扎实的文献学及古典文学功底给予好评。2001年9月，她在工作若干年后又重回母校，从我学习唐宋文学，这令我十分欣喜。海菱资质聪慧、为人真诚、治学勤勉，读博期间，即发表若干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从我编撰《杜甫大辞典》，毕业后又出版专著，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突飞猛进。我相信，以她的学识和坚韧努力，今后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学术界。

2007年4月21日

书于美国旧金山

目 录

序·····	(1)
导 论·····	(1)
第一章 杜甫与儒家思想传统·····	(4)
第一节 杜甫与传统儒学的伦理品格·····	(6)
第二节 杜甫与传统儒学的政治品格·····	(29)
第三节 杜甫与唐代儒学·····	(42)
第二章 杜甫与儒家诗学传统·····	(65)
第一节 杜甫与诗骚的民族忧患意识·····	(66)
第二节 杜甫与汉乐府传统·····	(76)
第三节 杜甫:诗之集大成者·····	(113)
第三章 杜甫与儒家审美传统·····	(125)
第一节 温柔敦厚与激越飞动·····	(126)
第二节 以大为美与化悲为壮·····	(132)
第三节 世俗趣味与真情实感·····	(139)

第四章 杜甫与儒家士文化传统	(146)
第一节 杜甫与原始儒家士风之期许.....	(148)
第二节 杜甫与汉代士人的以文为谏传统.....	(151)
第三节 杜甫与汉代循吏文化传统.....	(166)
第四节 杜甫与汉代士人的舍生取义传统.....	(179)
第五章 杜甫与儒家以史经世传统	(185)
第一节 杜甫与《春秋》之褒贬善恶.....	(192)
第二节 杜诗中《史记》、两《汉书》出典辑录	(199)
第三节 杜甫与《史记》及司马迁.....	(229)
第四节 从咏史诗看班固对杜甫的影响.....	(242)
第五节 “诗史”意蕴阐释.....	(246)
结 语	(262)
附 录	(264)
感时花溅泪——论杜诗桃花意象的感伤色彩.....	(264)
杜甫人格生命论.....	(272)
杜诗语言的“陌生化”之妙.....	(287)
老杜诗与白石词.....	(291)
从水意象看杜甫的文化心态模式.....	(300)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屋漏”考辨.....	(310)
杜诗在元代的研究与整理.....	(314)
参考文献	(327)
后 记	(334)

导 论

杜甫研究,至今依然是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杜甫的生平行迹之考辨,杜诗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之分析,杜诗的接受与阐释,杜诗的分体、分类、分阶段、分地域之探究,还有杜诗学的异军突起,突破了古人只侧重笺注辨义和笼统评说的传统,昭示着杜甫研究之域界的拓展与层面的深入。

谈及杜甫的思想,学者大都认为,杜甫所服膺的乃是早期儒家思想,即孔孟之道,而且是孔孟之道中的积极因素,孔孟之道是关于立身处世的哲学,是杜甫世界观的核心。杜甫的文学思想,深受孔子“兴、观、群、怨”说的影响。杜甫诗歌,具有深厚的伦理文化内涵,表现出儒家伦理的诸种困境,和儒士个人之道德追求、完善、动摇、复兴的心路历程,杜甫的道德实践,始终伴随着真诚的内心情感生发。杜甫深刻的悲剧意识的产生,正是他对儒家理想——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执著追求的结果。杜甫“诗圣”之尊号,源于其纯正的道德情操与完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谈及杜甫的诗歌创作,人们普遍认为,“集大成”乃是就杜甫诗歌艺术一方面而言,具有兼收并蓄之特点。而其“诗史”精神,则是中国文化一系列传统精神的全幅继承和发扬,是诗人国身通一精神、良史实录精神、孔子庶人议政

贬天子精神、民本精神、平等精神之融会。许多论文就杜诗的美学特征展开论述,认为杜诗具有雄阔苍劲、厚重沉实、细腻传神、跌宕回旋之美,可用“老、大、神”予以概括。也有学者对杜诗“言志”或“缘情”做了分析和辨证……萧涤非的《杜甫研究》,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著的《被开拓的诗世界》,莫砺锋的《杜甫评传》,蔡振念的《杜诗唐宋接受史》,张忠纲的《杜诗纵横探》等,都是作者多年治杜之心血结撰,堪称杜甫研究之各阶段的代表性成果。至于几千篇论文,更是分别从某一方面对杜甫或杜诗进行考论,角度新颖,对旧说多有突破。总之,现阶段的杜甫研究,视野开阔,考辨深细,展现出良好的学术素养和风范。

从发展的观点看,杜甫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传统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诚然,杜甫的思想是丰富的,道家、佛家思想在他身上时露端倪,但毋庸置疑的是,他根本上是一个正宗的儒家文化的传承者。原始儒家的人性本善、人性源于天道、人性普遍平等思想,为杜甫所发扬;汉代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及天人合一思想为杜甫所吸纳,杜甫乃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孤鸣先发者,杜甫对宋代儒学的勃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将杜甫放进儒家文化传统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杜甫和杜诗,理解“诗史”的内在意蕴,理解其“忠君”思想与以文为谏,理解其亲情深浓及友道人生,理解其以大为美与化悲为壮。同样,我们也会从一个侧面了解到,道德判断如何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审美判断。在众多学者的论述里,“思想”与“艺术”往往是分离的,事实上,二者是如此的融合无间,这在杜甫身上,表现尤其明显。笔者认为,杜甫的“艺术”,正是他儒家文化内蕴的外化,他的转益多师与“集大成”,是儒家开放性思维系统及其包容性、同化性的表现;他的以史为诗,是儒家以史经世思想的自然流露;他的关注世俗生活

与众生疾苦，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阐发；他的忧深思远、沉郁顿挫，是儒家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交融为一……

因此，研究杜甫，在“解构”之后，更应“结构”，从总体上去把握，而“儒家文化传统”便是其“纲”，如此我们便能系统把握他对前代的接受和他对后世的影响，我们才能透彻了解大儒杜甫于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美学史之重要意义。本书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杜甫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坐标位置的确立——亦即他对前代文化传统的接受与对后代文化传统的影响，来综合研究杜甫与杜诗。

第一章 杜甫与儒家思想传统

唐代诗人杜甫，生前寂寞，身后煊赫，后人尊之为“诗圣”，这不仅仅是因为像元稹所言其“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诗艺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更重要的是他那深沉博大的仁爱精神、忧患意识和顶天立地的忠直人格、坚贞品性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胸中所蕴，一切写之以诗。其曰：‘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又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其素愿也。至其出处，每与孔孟合。”^①“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涯涘。”^②宋人黄彻则从杜诗所彰显的民本思想出发，感慨杜甫似孟子：“《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余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

① 宋·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见宋·程遇孙等辑《成都文类》卷四十二

② 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引王得臣语，亦见宋·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卷前载王得臣《增注杜工部诗序》，文字略有出入。

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①儒家以天人合德为哲学思想基础，以推己及人为道德思维方式，以贵和乐群为社会价值取向，以修齐治平为理想实践程序，这在诗人杜甫的作品中，我们处处能感受得到，因为他一生的人生画卷，“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艺概》卷一）展开。儒家美德的内在结构由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三个维度所构成。底线伦理，指的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合格成员，一个人所必须承担的义务。”^②它在道德层次中处于基础地位。底线伦理是指人在社会中所应遵循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儒家美德的底线伦理是“仁”，《论语》中共有 109 次谈到“仁”，对士人的主要要求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恭、宽、信、敏、惠”，为此要“日三省吾身”；终极关怀是广义的道德和人生观，是儒家美德的最高目标，最终要抵达的是天人合一的高妙境界，从而获得精神生命的终极安顿。而对于个体而言，那便是成为圣人，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界乎两者之间的较大空间，或者说连接二者的桥梁与纽带，便是规范个体与公共生活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要求人们在关心自己与他人的基础上，更要关心国家与社会，即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研读杜诗，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诗人爱亲人、笃友伦、怜百姓、恤万物、忠君爱国、追求仁政，儒家美德的三维结构在诗中得到了最充分和生动的诠释。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诗人杜甫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着

① 宋·黄彻《碧溪诗话》卷一。

② 何怀宏《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416 页。

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节 杜甫与传统儒学的伦理品格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先世居于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其十三世祖杜预，既是西晋名将，封当阳侯，又为著名学者，著有《春秋经传集释》；其十世祖杜逊于东晋末年迁至襄阳（今湖北襄樊），任魏兴太守；曾祖杜依艺任巩县（今河南巩义）县令，遂迁居巩县；祖父杜审言为唐高宗咸亨年间进士，又是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县令。天宝十三载（754），四十二岁的杜甫在进献给玄宗的《进雕赋表》中这样陈述自己的家学背景及人生目标：“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在他流传下来的诗作中，“儒”字出现近五十次之多，杜甫总是以儒者自居：“蒙恩早侧儒”（《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四十韵》）、“儒衣山鸟怪”（《送杨六判官使西蕃》）、“干戈送老儒”（《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乾坤一腐儒”（《江汉》），当然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儒学衰微的愤懑与不平：“儒术诚难起”（《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儒术岂谋身”（《独酌成诗》）……甚至发出过“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这样的愤激之语。但在诗人的内心深处，儒学的地位是崇高而神圣的，他谆谆教诲自己的儿子：“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又示宗武》）大历五年，也就是诗人去世的那年，他流落湖南衡山，见当地文宣学堂新成，他感动莫名，喜赋《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诗篇：“旄头慧紫微，无复俎豆事。金甲相排荡，青衿一憔悴。呜呼已十年，儒术弊于地。征

夫不遑息，学者论素志。我行洞庭野，歎得文翁肆。伋伋胄子行，若舞风雩至。周室宣中兴，孔门应未弃。是以资雅才，涣然立新意。衡山虽小邑，首唱恢大义。”可见，诗人至死都在为儒学的振兴摇旗呐喊。

杜甫对先秦两汉儒学的继承首先在于其伦理品格。早在周代，伦理与政治合一的治国模式就已经形成，《周礼》对此有明确记载。后来，诸侯纷争，战乱频仍，社会关系出现动荡与变革，导致了旧有伦理秩序的分崩离析。汉代统治者于海内统一、宇县安定之后，在儒士的引发和规劝下，开始着手进行伦理文化建设，汉代社会是以家庭、家族扩而大之而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统一体，家庭、家族既是封建王国赖以存在并延续下去的基础，又是各种社会关系之网络核心。汉朝建国伊始，叔孙通便受命制定礼仪，除朝仪、宗庙礼乐之外，据《汉书·叔孙通传》可知，他还制定了《傍章》十八篇，有关陵墓、洗沐、消灾、免职、遣归、警告等礼仪与惩罚条例，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涉及天子、公卿、官吏、妇女、普通百姓等，伦理与政治更加密不可分，对伦理的政治意义，文帝时著名礼学家贾谊这样加以论述：“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署，士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新书·礼》）伦理关系之首在于孝道，汉王朝推行以“孝”治国的理念，汉初的思想家受《孝经》“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观念的影响，从理论上将孝从家庭道德观念向社会道德观念推衍，以孝的含义充实忠的内涵，使忠孝合一。陆贾说：“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新语·至德》）；严助云：“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汉